

正德夔州府志

地 284.259  
1274  
部 三 五



夔州府志卷之十二

文

夔州論馬綱狀 王十朋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  
所有四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  
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申乞詳酌施行奉  
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  
辦其舟船令王棊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

夔州府志卷之十二 八一

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  
中利害之大者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  
於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之間上狹  
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躰非江荆荆湖諸  
路之比為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  
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况今馬綱之  
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  
不敢不以實聞今來茶馬司及宣撫司所



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稍工水于約九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雇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萬貫

夔志卷之十二 八二

草料批券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於馬綱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稍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為之而夔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馬綱之費侔於所入之賦雖曰

今吳璘官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  
天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夔之民貧如  
此財何自而出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諸  
路之困又可知矣况水路正行瞿唐灩澦  
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瀆漩  
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  
可控馭撼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  
饒州親見馬網經過涉咫尺之渡中流遇

風十死八九况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  
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復嶺上倚絕壁下  
臨斷崖行人攀緣鼓慄汗下遇雨泥滑尤  
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兼亦非馬之利若  
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又  
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  
所論利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路生靈之  
困不以奏聞則上孤陛下任使之意將負

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為先臣仰見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脩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宣復古之時又謂捧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

陛下仁心愛民如武王之不忘遠也又謂回船汧流頗費程限須多作番次免致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俾輸犬馬之效况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

路為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  
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聽若夫捧駕之  
役易民以兵道路皆仰

陛下之仁心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  
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  
不相侔瞿唐滯澗及諸惡灘密如竹節巴  
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稍瀆檝  
漩歌桅側拖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

夔志卷之十二

五

之曲折操舟若神猶不免時有覆溺之患  
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食軍門與水性  
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  
人馬俱斃無疑矣又三峡東江斷崖絕壁  
挽舟者無所寘足攀緣而過如猿猴然兵  
卒豈能為之况宣司正兵皆西人尤不善  
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  
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為懼其

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  
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夔  
峽為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禦  
控扼以壯天險之勢然土狹人希廂禁軍  
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重以  
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所存無  
幾若又役以捧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卒  
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

夔志卷之十二 六

閱正恐州郡空虛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  
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司  
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  
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  
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二十綱  
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十綱為一番  
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為三  
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

已經過而目所親覩者爾馬網過夔府一路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

有剩負半分癘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駟而為稍工水手為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陰馬瘡為慮宜於鄂渚漢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為馬政之修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答知遇實



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  
貽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  
不容誅矣况此事干數路所繫非輕伏望  
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酌施  
行不勝大幸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  
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

夔志卷之十二

八

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  
瞿唐灩澦山有赤甲白益形勢險天下丞  
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  
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  
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  
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庠陋丹青黜剥祀事  
弗嚴無異乎虫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  
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

新祠於卧龍命緇徒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被命自番禺變時方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耶有一月至郡首謁相下誅之以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毋死師一再

夔志卷之十二 八九

舉吳魏可吞禮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淡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一新關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

非柳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  
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  
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濱異  
代之耻無媿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  
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遷諸葛武侯祠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外城而西三十六  
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

夔志卷之十二 八 十

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于少陵詩  
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其蒞事之  
初謂焉裴回四顧敬想風烈嘆廟貌之弗  
稱他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  
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河渠糞壤混  
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  
安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  
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

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溪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亘乎群峯之外者白益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道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官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

夔志卷之十二 八十一

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吉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益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

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涓前  
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  
兮隔清瀼遺廟存兮精神於惚恍駕虛空  
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  
忘兮事無古今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一  
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  
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祀事  
不絕兮有如此水

夔州志卷之十二 八十二

夔州謁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邇遐不陋  
九夷而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  
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涖泗風而無媿於諸  
華苟非聖教之旁達豈一文翁能化之耶  
其一介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達藝之才  
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夫  
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

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思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  
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  
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漢德壯圖  
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宫遺迹  
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浸遠棟宇  
莫治某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

夔志卷之十二 八十三

薦藪蔽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  
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  
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  
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  
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  
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

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亭觀八陣果至夔  
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  
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  
讀書萬卷蓋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  
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  
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頃應荒

夔志卷之二十八

流落劔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夔  
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  
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宮之南侯有祠焉蓋昔  
與先主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  
食宜矣然廟貌下稱非所以崇明祀也某  
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榜其坊曰

卧龍擇日之言帥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灩澦賦

蘇子瞻

宋人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為天下之至險九  
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  
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  
瀾漫浩瀚橫放大野而峽之小天曾不  
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  
之遠來奔騰迺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

夔志卷之十三

十五

其險悍可畏因為之賦以遺好事者試  
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  
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  
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  
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之  
所使余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  
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



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  
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  
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  
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騰震掉盡力以  
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  
道兮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  
可取矢盡劔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  
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

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因危而求安  
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夫物理之固  
然

光堯中興頌

趙惠

元人

仰惟光堯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以聖神  
文武之資受天眷命光啓中興迨功成  
三紀思歌頌神冲與天地睿謀默運斷  
自宸衷以洪圖授受之主器今皇帝懇

四海儀刑宗廟爲脩畿事郊丘以承天休  
帝藉躬耕百穀用成以供粢盛會同觀時  
首善京畿王化之基多士雲從於論鼓鍾  
於樂辟雍尚齒尊賢賓禮高年爲天下先  
升被孔堂褒贊煌煌雲漢爲章細書六經  
刻之堅珉明如日星惟天冲虛玩好則無  
惟詩與書用損持盈散利薄征有孚惠心  
側隱至誠庶獄哀矜罪疑惟輕謙言如淵

容之以寬帝王所難决庭揚士接援荒  
斷之以剛外劫既除邦風晏如功成不居  
乃命臨軒以詔元元明聽朕言予臨之民  
三紀垂精未能願神我謀允臧遜于元良  
以養壽康惟時儲闈天挺英姿聖孝仁慈  
來從東宮正位九重開服無窮神器巍巍  
付托得宜朕心庶幾儲皇懇辭俯伏丹墀  
天聽不移申命群臣拱如北辰以朝縉紳

乞紹鴻圖大賚寰區歡聲在途端冕凝旒  
躬率公侯開寢龍樓夢上鴻名輝光益新  
至矣尊親養志承順貢珍百變以待靡頌  
奉親之餘乃及乘輿儉德同符明聖相因  
法度是遵其道盡敦總攬乾綱治具畢張  
宵旰靡違若時登庸稷契夔龍同寅協恭  
臨遣乘輶詢于萬堯觀采民風謠普耀名  
欽賜對庭英華宣威親受寵赫脩我戈矛

克壯皇猷法令必行先甲先庚信諾而衡  
綜核勸懲兼善兼能庶績其凝自言維明  
尚克時忱莫如方今親受規模揖遜都俞  
惟唐與虞三代以還青史班班求之實難  
惟我皇上聖謨洋洋於堯有光惟我大君  
玄德升聞協于放勛臣子之忠告厥成功  
頌聲形容不于其文惟置之石歸美是勒  
夔門之山斗星爭寒可磨可刊以鐫于碑

與天為期萬世仰之

昭烈皇后墓碑

陳嗣源

元人

其梅迺蜀先主之夫人也後主劉禪追尊為昭烈皇后其墓在府治之陰舊無碑記以表之夔州路達魯花赤賽因昔花來掌路事慨然感之嘆曰吾聞君子不沒人之善苟不立石以誌之其後得無蕪沒焉因命余紀其實謹按史誌漢室之末三國割

夔志卷之十二

二十

據建安十四年曹操與先主爭荊州緣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取之乃將精騎急追之至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遁去操大獲其輜重后妃歿於難趙雲單騎復入得太子禪於其妃抱中須臾其卒趙雲頽墻以覆其屍先主既得太子命趙雲諸葛亮取其骸葬於此焉先主歸成都即位於武擔之陽魏章武三

年先主南征爲吳將陸遜所逐至白帝城  
西病篤遣人召太子禪立之殂于永安宮  
即今之儒學基也諸葛護其喪歸成都後  
主即位追謚其母甘妃爲昭烈皇后噫甘  
梅之葬先主爲州牧之時也皇后之封後  
主即位尊稱其母之名也一人而異稱時  
有不同焉耳蓋先主經營四方后妃內助  
之力居多不幸歿於兵難得備窆葬之禮

焉宜也迄今千有餘年累累之塚猶豈非  
以漢室之封鬼神有守護焉可者焉予雖  
不敏義矣敢辭因叙其本末以紀無窮元  
至正十一年二月吉旦夔路儒學教授金  
泉陳嗣源記正議大夫夔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府達魯花赤  
管內勸農事賽因普花立石  
中順大夫應城陳公坦以奉直大夫祿官

員外郎出守夔郡下車之初曆詢忠義之  
舊明烈之蹟感慨斯碑推壞既久剝落難  
辯遂考諸郡誌求砥命工以重刻之既成  
命余記其末余惟昭烈漢之賢君也甘后  
昭烈之良配也武侯三國之一人也其能  
守漢祚於一隅者五十餘年雖未集大統  
亦仰不愧而俯不作者矣今而昭烈之陵  
依依甘后之墓若若武侯之廟翊翊是鬼

神之有知矣公來克興是舉仁人君子心  
也余何贅焉時克相其事者通府蒲圻尋  
侯恩聰推府涇南張侯顯宗也

教授豐城  
李景識

三功祠記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  
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我非  
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  
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

教乃耳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  
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  
蛙耳故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  
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已死  
述可祀他日藍鄔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  
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  
教焉淫祠之當毀其有先於是者乎常惟  
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

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  
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  
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  
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  
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者共工氏之  
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  
以為社書曰直于冢土下闕雖一里之社土  
之民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

融玄冥河伯江濱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  
州江濱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關又  
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  
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也若  
乃炎精中微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  
擇漢胃以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  
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  
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

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  
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  
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  
者况乎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  
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蓋之端道之大關若  
此無謂然乎我是秋仲月莆田見素林俊  
撰



送夔守吳君序

費宏 鉛山人禮部尚書大學士

聖天子嗣極以來勵精政事明目達聰凡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雖遠而萬里莫不洞徹于

冕旒之下故偏州下邑牧宰一有非人廉知其狀亟從罷黜而以賢且能者代之於是群吏凜然奉法以修其職而天下生民顯

夔志卷之十二 八二十五

然有太平之望矣頃者夔州缺守吏部請以都水郎中吳君顯之補之顯之詩禮世家學有經法持心操行必慎必端自其為廬州察推即有廉明之譽及擢工部郎吏歷營繕虞衡都水才望益彰蓋所謂賢而能者也昔人有重遠之論謂川峽去京師最遠其吏之賢與不肖民雖譽歌而譏謗之不得遽聞于天子宰相之耳是以其民

常苦於貪暴而莫之恤吾嘗疑之以為是  
特當時法令之不行而非遠之罪也若今  
日之事階前萬里則譽歌譏謗可朝播而  
夕傳又豈有誕謾欺蔽之失哉是雖不肖  
之吏之所不樂而賢且能如吾顯之則固  
以為幸也夫民心至公於吏之賢者未嘗  
不譽且歌之豈惟譽且歌之如李冰如文  
翁如諸葛孔明如張詠蜀人蓋尸而祝之

夔志卷之十二 二十六

社而稷之雖子孫百世不能忘焉米之興  
水利而開民以衣食之原翁之崇教化而  
導民以文學之懿其得民之心也固宜若  
孔明與詠其治蜀皆以嚴嚴則民宜畏且  
惡之而乃得其心於百世之後豈非二公  
之嚴不至於苛譬之霜雪雷霆主於成物  
而其仁愛固寓於政之中歟以顯之之賢  
且能吾意其於教養斯民必能加之意焉

或謂政由俗革今之政貴於嚴嚴以濟寬如古之名臣使其民愛之不止於一時而畏之不止於力之所及則又余之所厚望也顯之之仲父運使先生與少叅先伯同為乙未進士余與顯之有世講之誼焉於其行不可以無贈也而顯之之寮友王君憲之鍾君邦臣又以為請於是乎益不可辭顯之行矣余方傾耳以須夔人之譽且

夔志卷之十二

八十七

歌也

崇忠祠記

王崇文

曹南人提學副使

夔古魚復國也後為庸巴入秦漢為關為郡昭烈因白帝城改名永安諸葛丞相受遺于此今名下關關之上八陣圖所在為府衛治舊有武侯廟與關壯繆侯張桓侯同饗濱江時慮崩損臨川吳侯自冬官正

即守夔尚賢禮神謂而陋之值盜劇民困  
不暇易也正德庚午

詔起見素林公於莆巡撫全蜀以討賊為托  
公思彌盜化民而反經闢邪之功不可緩  
移檄郡縣淫祠毀者無後夔學東偏七聖  
廟舊為土人崇奉侯毀其神謀於鄉君子  
奉諸葛并關張之像於中增飾繪焉扁曰  
崇忠又以狹隘未稱乃損俸助費勸民赴

後作閣於前并東西廊廡各三間五閱月  
功完規制宏盛民之有事者咸奔走於茲  
辛未冬予視學至夔侯請記其事顧惟武  
侯王佐之才當漢末運感

昭烈三顧出而輔之以興復為事關張左  
右

昭烈義同手足其正大之氣忠貞之節經  
濟之畧皆為天下後世敬仰廟而祀之至

政所施身所經八陣圖宛然江渚為武侯精神心術之所存主固宜於茲祀之也壯縲功著於荆雖未至夔然同心漢室合而祀之亦無不可予嘗謂

昭烈君臣奄有荆益地廣兵強漢事將成矣柰荆州喪失秭歸蹉跌於是武侯膺托孤之寄訓民治兵幾於復振然天不祚漢出師未捷大星隕營遂使狐鼠肆志至今

言之於邑於乎公功雖未就然名垂宇宙上與日月爭光前可伊呂並駕蕭曹丙魏不論也其視曹馬所成就果孰多哉百世下仰而祀之者豈特蜀之一方耶夫中丞公當講武殄賊之日先崇正明道之舉郡侯興報功勵俗之祀無勞民費財之嫌而夔人展歲時烝嘗之誠免淫行邪說之惑皆弗可以弗記者矧夔之壇壝倉庾類侯

修葺以序於學校尤作興有方予所欽服  
侯名潛字顯之弘治庚戌進士其政可書  
者不止廟祀一事而祀典政之光務即此  
可知其餘矣

雲陽縣新城記

王彥奇雲陽人  
都御史

雲陽蜀鉅邑也隸夔郡粵漢唐宋名胸臆  
名安義名雲安監軍建置不一我

國初為雲安州七年改縣縣治在大江之陰  
西距渝涪東控荆楚飛鳳峙其南五峰矗  
其北山川秀麗風俗淳厚古無城郭閭閻  
擲比百四十年於茲引養引恬而多不知  
兵正德己巳來重夔順保地方群盜蕭聚  
流毒甚慘適

上相洪公欽承

天子威命總制四省選將調兵以勦以撫一

臨予邑首詢急務僉曰古之為城所以禦  
暴今之禦暴不可無城當此急務莫先於  
築城耳幸深然之既而謀協

鎮巡暨藩臬諸當道備行

郡守吳侯顯之通融酌處乃委郡判李君  
相縣尹梅君寧督其事揣高低度夫數慮  
材用審丁力計工約日不愆于素凡板幹  
畚鍤灰石百爾器備稽十興作民翕然趨

夔志卷之十一

三十二

之無敢後自東迤南廣袤六千五百尺有  
奇高一百三十尺闊二十有四尺而殺其  
上得闊三分之一中則實以柔土外則壘  
以方石腰牆女牆各高三尺許自西迤北  
廣袤九千六百尺有奇重岡疊阜崎嶇險  
阻隨其勢而剗削之若朔方邊牆然突兀  
嶄絕復甃之以甃龔密鞏固腰牆女牆亦  
如之然門以譏謹而有四曰南薰面飛鳳

曰朝宗面東滾曰咸和當中街曰大壯臨  
西溪橋以利濟而有五曰化龍曰子規曰  
望江曰奪錦曰湧泉各樓其上有羨則修  
鍾秀亭于五峯之麓建迎仙亭于棲霞之  
隴匪直據險制敵亦可以登眺暢懷也經  
始于壬申之夏四月甲午越五月丙寅工  
以完告

吳侯喜其費省功速躬行慰勞民甚德之

夔志卷之十二 八三十二

李君權守合陽梅實始終其事雉堞縈聯  
輦飛炳煥規制雄壯往來駭矚誠億萬年  
保障之丕圖也義官王子浩輩董其役  
將立石紀成猥以見屬予惟天下事循常  
習故者易為力更端肇造者難為功然理  
有變通道在張弛故斯城之築古所未聞  
而今日之創見因其時勢質諸人心自有  
不容已者蓋久則變變則通而弛於前者



張於後况禦叅保民無非爲邦本國脉計  
易曰設險守國禮曰城池爲固春秋城郛  
城郛城祝丘必屢書之鄭重乎民意自見  
矣有民社者當務爲急非輕用民力得已  
者也若夫勞來鼓舞而悅以使民懽忻踴  
躍而民忘其勞一月之間而成萬年之業  
苟非任用得人疇克臻茲哉吁煙火萬家  
用保無虞詎能忘其所自耶繼牧茲土者  
皆能如今日之用心則斯城斯民未相有  
賴故書之以俟

夔志卷之十二 八三十三

吳潛

恭題

御製大誥後

我明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凡七十四條臣潛弱  
冠充生員見本府鄉飲于學叙論盛德實

主雍容而法行乎其間就席即揚解讀誥律誥即大誥第五十八條時環橋門觀聽者數千計莫不竦動而善頌即若知勸戒者就問于師始知此制也歲兩舉通天下則然又見鄉之人有自官司訟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數不等俱有

大誥減等潛又問于鄉之長老始知亦制也

內自司寇部外而諸司但問刑者皆然潛因構得一冊伏而讀之而會意于經誠然當與殷誥周誥相表裏而又仰思

我高皇德爲聖人當與湯武同而取天下跡亦同但殷周去義黃未遠而所爲誥又經孔聖刪述列爲經

我高皇世之相去遠矣胡元之承何如夏殷又何有如孔聖者當其後所謂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誠尤賢於湯武臣愚又敢就而論之誥  
一也殷周主於道而兼於治我

高皇主於治而兼於道三聖固一理也於戲  
此

大誥一書其誰可無哉天地之間人惟貴貴  
於善匪貴於頑我

高皇所以處之之嚴誠法以造化夫吾人而

夔志卷之十二

三十五

舉欲其去頑以就善况鄉飲俄頃之間讀  
僅一條而人率爾於聽聞而亦即勃爾而  
興况於有是書而習見焉三而復焉其不  
感發而就於善者幾希又况我

高皇亦自拳拳於吾人之有之也其末條

聖諭謂一切官民諸色八等戶戶有此一本  
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  
一等今之但問刑者類與減而其得減者

劉三吾又欽序于後臣愚更何言哉但因  
叙管蠡所見如此時正德歲壬申冬十月  
之吉夔州府知府臣吳潛頓首頓首謹題  
請雨文

正德七年三月間祭後連日雨  
而是謝文夫記屢歲頗有年

惟茲境土被賊顛連冬春不雨衆口嗷煎  
大軍之後恐有凶年固我群吏不職而見

夔志卷之十一

二十七

罪焉仰惟神明上通于天造化玄機在所  
斡旋昨先迎神兩壇而即沐隨車響應自  
後雲合復散雨垂不下卓測其所以然我  
輩側身敢復致虜憶剪髮斷瓜可！同其  
責顧積薪環艾或均免於災精誠有感光  
景無邊洋洋乎仰之在上穆穆然瞻之在  
前官無足論民實可憐即望潑墨翻瓢倒  
海騰川大賜霽沱充滿于上原下阻益以

霖霖潤徹于公田私田頓活涸轍徧解倒  
懸三農於茲豈舞萬衆自爾喧傳黍稷京  
坻倉廩萬千神功不昧鑒此吉蠲

遣祭陣亡梁山簿時植

七年五月

於呼時子佐令人皆曰能駒昂蠶毓矮屋  
拘寧我顧胸臆民庶懽騰乃遭妖孽敢爾  
弄兵花林竊渡臨衝逼城時子力盡慷慨  
結纓汝妻不辱從容自經夫前婦後節義

夔志卷之十二

三十八

分明衆口一詞二難合并耿耿不昧萬死  
猶生寒泉白雲山水含情

朝家卹典行賁幽冥我典此邦眷子匪輕朋  
酒斯載二簋卽盛遣奠道周薄見素誠

祭

丞相武鄉忠武侯諸葛公之神

漢壽亭壯繆侯關公之神

西鄉桓侯張公之神

惟神忠義並隆于昔巍然三代之佐衰然  
萬人之敵於赫有靈萬古一日永綬北邦  
民以寧壹茲惟季春清明令節謹以牲帛  
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常祭尚饗

雲陽祭張桓侯廟

惟神桓桓孔武萬夫之敵雲雨蛟龍名聞  
自昔胸臆故地居然血食此地匪輕昔監  
昔軍今屬我守迺城迺闔我自具禮謁告

于神惟神永惠于吾民

夔城改觀記

夔之爲邦舊矣虞夏分州蓋當荆梁之間  
今實湖川之交爲蜀重鎮邦之城自開設  
以來門凡五未有爲之名者正德辛未潛  
作守之明年始名其東曰賓陽蓋赤甲晴  
暉舉頭便見是取陽谷寅賓出日之意示  
民乎扶東作徙早教勤也西曰來思以門

之內舊有迎恩坊及今大壞并脩之而凡  
恩典之來也昏於此入焉大南曰薰德小南  
曰時早則以其並南也而取虞舜之薰之  
時而凡為民之意但薰繼以德德本也夔  
昔固幾於夷今則若知薰染而民德歸厚  
矣阜固從財財末也而實民之心為邦者  
之理財亦何可緩北曰肅威以北固主于  
肅以立威而教場實坐此門之外舊有演

武廳弗稱潛別建崇忠祠合祀諸葛關張  
而舊武侯廟從廢廟之材可廳遂盡其材  
付守備高都帥成之而復有以佐其費而  
是教場是廳亦非舊矣都帥名厚曾頌湖  
廣鄉薦蔭職安陸衛使進今官固亦有為  
者也東門城樓成化乙未火今幾四十年  
覆茅其上無有建置之者又明年壬申潛  
以蜀之地方多弗靖城為民守而是城之

門之樓何可不作乃復興脩而屬奉節知縣尚繼先督工吏役人等分理其事幾年而成是城樓巍然煥然可以經久大約所費五百金工役將近萬數所費之半請給于官帑餘俱潛薄出俸錢并從官區畫足之由是出入于是城各門者莫不停趾仰首以爲目前無有也往往顧名思義因威長威勃勃然興起其從動從善之念凜凜

然而有不可以犯之勢凡諸奸細孰敢睨視孰敢近我明

聖神迺眷西顧而及此邦亦可以無憂矣他如學校如壇廟如各公所各坊牌橋梁通從脩理兩壇新創會勝樓一座後城增高而逼城墻石劈之開燕創敵樓二座串樓凡一百八十間鑿池城內凡十區凡以備急濟民此邦又大缺典志也而文獻無所



考亦又強力脩之成書有可觀者茲適各  
城門大書立扁東門城樓且落成吾府諸  
僚佐同知徐君鏗通判傅君汝舟王君瑜  
推官朱君鉞合衛使葛君瑄任君輔李君  
輔華君鸞等皆能共濟其美者張酒以賀  
且曰夔固舊邦今則咸與維新而視昔誠  
改觀矣夔之諸父老曰然我儒學諸生亦  
曰然諸生又進而請記其事予曰若等亦

夔志卷之十二

又四

以是爲改觀矣乎未也我等爲守臣者果  
能飭其身脩其政宣上休美潤澤生靈而  
回太平之景象他日更進借取榮適駁有  
聲而人稱之曰此夔守也則夔又改觀  
矣又未也予自來固知學校爲首政而拳  
拳屬望於吾諸生焉試相與勉之圖維自  
新期于遠大他日或發解或大魁天下上  
之如古人立德立功而將來賢於我者作

守即與若等樹坊大爲此邦之光江水湯  
湯風流之長未言不可忘斯乃爲改觀也  
已諸生謝曰謹受命遂書以爲記正德癸  
酉冬十一月之吉守夔臨川吳潛書

會勝樓記

席書

文同遂寧人河南參政前提學

夔古巴子邦也正德庚午臨川吳侯顯之以工部郎中出守是邦踰年六事孔脩四異疊見又明年癸酉暇於城西大江之滸建樓三楹曰會勝樓樓以會勝名者夔當蜀口萬流交會百二重關白帝城未安宮灑瀨石巫峯瞿峽藏奇拱秀杜子之詩響如聞諸葛之陣圖宛在樓名會勝云會江

夔志卷之十二

四十二

四

山之勝可也夔當舟道之會士大夫取道於此乘高眺遠覽勝挹奇櫓聲與棹歌時聞清風與明月徐至醜籌交錯賓主傾懷不知身寄形骸之外樓名會勝云會賓僚之勝可也蜀盜跳梁于茲五載時直天兵南下渠魁授首餘孽就平乃夏四月樓適底成侯率父老醜酒烹羊登樓胥慶樓名會勝云會官兵之勝可也富哉侯之盛

同春堂記

馬廷用

西充人禮部侍郎前翰林學士

吾友臨川吳公潛顯之甫以冬官郎被

命出守於夔夔在蜀東南千有餘里外公初入郡適久雨晦冥少頃天色晴朗江山增輝城中父老相率走候於江澚動以千計皆私相喜慰此太守之徵也是日節屆立春公視篆與僚屬父老以次行相見禮訖自後賓興諸生庭前鹿忽作呦呦聲復有

夔志卷之十二

又四十二

五

產羔鹿之祥士以為異尋有蜜蜂數斗周旋於庭吏卒輩間或觸之者竟不螫手或傳言虎在城西近地小民驚潰公齋沐默禱于神翌日虎自斃於崖谷間居民舉以獻于公所時郡中士夫爭以酒醴稱賀公峻拒不敢當至於再四然其情猶懇懇不已也因扁公所居之堂曰同春以張其事且請予為記之子知公舊矣豈敢以文不

腴辭夫今之太守古諸侯也環千里之地而專治之喜有賞怒有罰輕重緩急之宜予奪損益之柄固在我所存者何如耳古者或以卿相而乞補外郡或以郡守而入為三公大夫官至於郡守亦榮矣故甘棠有思墮浹有碑要不屑屑乎止於飾傳舍給租稅致力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陟華取榮之具而已也邇者開達諸屬縣群

盜竊發一郡為之騷然加以徵調頻繁冠蓋相望有司不勝其擾蓋亦艱乎其為任矣公至首招輯鄉勇俾居民也聚彼此交相固守以防剽掠賊不敢犯時都憲洪公宣之林公大用各提兵在其境內公給餉餽供鎧仗往返不絕於途極為二公所稱重瞿塘衛衙隸湖藩前此頗不相管攝至有成隙者公持正秉公示以誠信自步武

而上各得其懽心上下和協公於四郊多  
壘酬答不暇之餘又能日召書生於庭前  
與之剖析經書問難弗倦燈燭紙筆之需  
各有差等郡中諸生皆爭相黽勉以從事  
於科舉文字期於成效其間巷童孺稍知  
句讀者皆亦靡然向學習以成風君子於  
此以爲自公作首倡之也他事類此嗟乎  
韓昌黎刺潮陽柳子厚刺柳州在當時以

爲遷謫然天下後世知所謂潮與柳者自  
二公始夔爲吾蜀上流第一州漢所謂白  
帝城八陣圖故址尚在今火耕水耨之民  
比隣相接長山大谷之險土壤相通而公  
以江右文獻之家發身科第歷官至此其  
冰檠不貳之操剛直不撓之氣寬宏不迫  
之量循良不苟之政自當取重於銓曹見  
收於國史有不待區區贅言而後定也庸

書此為同春堂記且俟焉

重神恤民公移

夔州府知府吳 為重神恤民保全名節  
事切照本府上游雲陽舊有漢桓侯張公  
祠下至湖廣巴東有黃陵廟往來達官多  
行祭固謂峽江險惡以此乞靈以此徼福  
雲陽就在本縣下者預於巫山各備具官  
亦發直但多少不同縣司領買必猪羊必

夔志卷之三

四十五

酒果必香燭紙錢必設樂重者約費銀三  
二兩輕者亦兩餘不責之里甲則巡欄或  
別項措處而縣官又多以此逢迎結好祭  
罷反所直謂此縣官自辦而不知果其柴  
薪錢歟亦俸錢歟知府俸與柴薪加倍於  
縣逐月往來不下十數起歲計不但百數  
至如他非顯達但以親故費損不多而祭  
止鷄鵝之類者又不可以數計焉能自辦

生員如有濫竊衣中不務門學致孤作養甚或潑皮無賴行止有虧亟宜擯斥何以優為本職忝守此邦通屬提調亦坐有事孤城百責鰥曠何解及是移文以庶諸生勇猛立需來效亦庶以少逭我責也文移不倫而不能盡言不能盡言通非所較正德七年十月初吉行

### 夔州府重脩儒學記

夔志卷之十二

金十一

嶺南蘇奏

四川提學副使  
前翰林編脩

事有參天地而莫尚者聖人立人極是也無人極不自立必資於教化而後立教化不自行必資於學校而後行自唐虞三代迄

今莫不以學校為首務建置之制雖不同而所以使天秩天叙之懿詩書禮樂之文顯明于世者則無不同世之士咸陶成於此



而發軔入官亦由於此惜乎去古既遠士  
多以利祿役志畧道德而專文藝學校將  
墜於虛器然禮廢羊存苟有善教者因而  
脩之則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即此而在  
是則士之學師之教使不重其大者而惟  
乘時之所好以為干進之媒已非第一等  
事矣矧於文藝亦或歎焉豈不深可慨也  
歎夔之為郡當全蜀之衝崇山大江管護

環抱上自峨峨數千里延綿邈迤至於是  
下有三峽為深群峰為輪其地既雄且吉  
人士之產宜乎希古邁今道德文章甲於  
他郡夫何不能甲乃反下之究其由蓋郡  
有學校之名無學校之實故耳宮牆狹隘  
堂宇卑陋絃誦游息祭祀飲射皆不足以  
展布自

國初百餘年來守非一人皆因循苟簡未有

以是為急務聞以擴增修大其規模者弘治  
己未壺關楊公奇由甲科以部署正郎拜  
命來知郡事政以之暇進誨諸生一旦款謁  
文廟載瞻久之嘔以曰學校頽敝如此何以勵  
士風敦教化哉公遂默為經緯比三年凡基  
址深廣規制次第材費多寡力役久近悉  
定於心乃具摺以請于巡撫時予亦預允其  
牒於是首建大成殿五間覆以琉璃碧瓦

峻聳炫爛翼以兩廡前為戟門又前斬石  
為櫺星門石柱之首鐫刻龍鳳工極精巧  
中鑿頽池架石為梁於上殿之右建明倫  
堂五間旁列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儀  
門學門各三間膳堂五間號房建於明倫  
堂之後者九十有二間建於膳堂之前者  
東西各八間尊經之閣則建於膳堂西北  
亦以琉璃四印之巍然有凌空之勢煥然

有耀日之光下至庖湍有舍廩儲有厥文昌有廟忠賢有祠廡宇四所建於學門之內牌坊二座建於學門之外街衢之南亘以墻垣三十餘丈爲屏蔽也既完且美足歷久遠全蜀諸學莫之能右是役經始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訖工於正德元年十一月朔日爲費三千有奇夫役衆費廣民無怨言者以區畫有方財出公帑

楊公時捐俸貲以濟之而力役則多責辦於質訟之徒故事不煩而功易於就緒也落成之日士氣增倍郡之耆耆洎士夫往來凡有識者靡不嘖嘖稱賞以爲偉哉盛事非楊公廉明通敏曷克成是然楊公此舉豈直爲觀美計哉其意蓋欲弘教化興道德以贊

聖天子立人極之功亦不但使多士專文藝

以取科第而巴士或游焉而不知為學學  
焉而不知所向向焉而不抵所成與或舍  
本逐末急人爵而棄天爵則負於楊公多  
矣不惟負於楊公亦且負于予之期待也  
教授羅滋遣生員管輔王臣捧狀來請記  
遂為記之

夔郡守楊公陞任後凡再易守未有經  
心於學校者此記亦束置高閣因循未

刻正德己巳吳公蒞任即復以學校為  
首政興滯補遺凡百具舉又以楊公之  
善不可泯乃取此記礮石而刻之而覆  
以亭焉况此時全蜀多警軍旅之事蠲  
興固又難為而其為之也若無難凡厥  
所費亦不但四五百金工役亦以千數  
公帑不動錙銖民庶不見煩擾而及其  
拳拳興勸之意固又自前所無者彼昔

文勃安得獨擅其美也吾道重光斯文  
有賴而我為師為弟子者之遭逢又何  
如耶又明年辛未九月之吉夔儒學教  
授瀘南劉永識

夔府儒學重修記

曹南王崇文

四川提學副使  
前翰林庶吉士

全蜀為天下形勝地且富饒稱陸海夔府  
坐蜀盡東山川氣所聚會秀若巫峯竒若

灩澦險若峽流於蜀尤佳信天下偉觀也  
其人生樸實奮毅可與向善顧在上者率  
以山遠地僻緩於教化其學宮亦傾圮弗  
治士欲修經學道無所于歸弘治己未壺  
關楊侯竒自戶曹郎中來知郡事謁  
廟初顧瞻之餘慨然以興廢創作為責乃拓  
地開基擇工鳩材自

大成殿東西廡以及明倫堂并齋居號舍悉

撤而構之規模宏敞體勢尊嚴其財用官  
不稱費民不告勞遠近慕嚮之工未完擢  
兩浙都運繼之者弗能終正德庚午令守  
臨川吳侯潛自工部郎中來即以學校教  
化爲先嘆茲工役豈宜淪廢不與有終時  
蜀寇擾侯於徵調頻繁暇從容諏度不計  
歲月復甃頽池街道作戟門監碑亭塑兩  
廡賢像宰牲有所師儒有第祭器樂器之

類昔所未有各完且美於是地若闢而宏  
宮若竦而大墻若增而高夔學甲全蜀矣  
侯尤篤意啓迪每詣

廟必退就講堂諸生業量勤惰勸懲之人人  
自奮期於成就夔府始彬彬多文學士下  
至武夫田舍亦知遣子入學爲榮盛矣乎  
夫夔學非楊侯固無創其始非吳侯抑誰  
與善其成耶且吳侯當干戈未息雖晝夜

撫字流亡而未嘗一念忘教化政固有先  
後矣其教授劉永生員馮翺輩荷侯樂育  
走請予記其事伏惟聖道在人如日在天  
不在地無一時之不明不行有馬人之罪  
也夔壤楚蜀間山川盤紆鬱結之氣宜於  
人物發之而百餘年來人才傑出者僅有  
是非學校不修教化不明致耶今揚侯建  
學宮雖未就緒吳侯繼成其美學者有依

歸地侯又闡明教化孜孜不倦俾夔千里  
內翕然風靡家詩書戶禮樂咸知善可爲  
惡不可少加於身如往歲梁山陷縣簿夫  
妻死義而士有代母以死者近日臨江市  
民不容廖賊同里亦有卓然見此非侯教  
化所漸被與吾道庶乎明且行矣信哉孔  
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繼自今守茲土者率能以侯之心爲

心以學校為先以教化為急夔人日變月  
化何患其不鄒魯及哉昔魯僖以類宮起  
頌文翁以興學流芳侯今為政何以異古  
之人乎且侯先為揚侯創碑記建學顛末  
休休讓善之美尤不可及他日大柄用兆  
於茲矣是為記



興脩府志公移

臨川吳氏潛

夔州府知府吳 爲興脩府志事照得四  
川固今大藩方而夔州據險當衝爲湖川  
之交所屬一十二縣不但千里自來號稱  
名勝而未有志以傳信誠爲缺典本職守  
土將二年恒切在心奈兵政交擾百責一  
身未遑于此茲今藍賊就平歲事稍可理  
宜興脩除訪本府儒學得一寫本於諸生

僅載本府暨奉節一縣亦莫能詳件訛又  
甚合行本府選委學職分投前去會同各  
縣與各該儒學各掌印官各提其綱各仍  
選委年長學優平昔公勤生員或監生每  
縣四人分理其事各依定去允例如沿革  
如郡縣名如形勝風俗城郭街坊郵驛關  
梁山川土產戶口田地賦稅祀典惠政公  
署如學校書院宮室陵墓古跡如文武職

官題名名宦武備流寓人物科貢薦舉節  
孝義勇弁凡例未盡及古今有何製作詩  
文等項但繫本府本縣有可觀者採訪考  
覈務在精詳或詢于父老或質諸鄉宦士  
夫或野史可憑或里巷歌謠可采且求之  
博莫厭其繁但毋虛毋浮毋至失實有味  
公道仍將各地里畫為斗方一圖登載有  
名山川附以公署及詳其廣袤與各所至

到俱要明白委官難以守候責付各縣掌  
印各將本府批行詞狀取給紙筆專吏督  
催仍親校理其各儒學掌印與各承委諸  
生務專乃心力共成其事限在一月備寫  
成本各送委官校正申送本府類送本職  
以憑參詳考訂刊刻播傳俾善因知勸惡  
因知戒往者有所傳來者有所述成此盛  
美用以傳信也及照本府儒學教授劉永

其次巫山儒學教諭五永格萬縣儒學教諭  
魏昇新寧儒學訓導李守瑞可以分委承校  
長壽儒者孔嘉諫可以共以討論類編諸生  
吳英梅茂顧華任軌則可以共事也本府  
通判傅公汝舟我則任其總理而脩飾之  
若夫折粟就是潤色成以書我固未能而亦  
未暇然亦不得辭其責也百爾所需固又  
當自區處兼節約俸錢以供之不敢少有  
與於屬吏而致其累吾民也通合移大本  
府知會施行正德六年十月望吉行

夔州府志序

夔介雍及荆古梁州之東徼自岷峨而下山川流峙若堂奧然夔其門與而峽又門之隘而高者峽口有堆曰灑瀕孤根峭骨獨抗奔濤於終古而諸石牙撐角觝者奴耳左右二山曰白鹽亦甲碑矼倚天而售奇獻巧知卜二峰者其兒孫乎此豈徒哉乃剛

夔州府志後序

柔之變結而為干城以閱夫參井之靈孕府治實臨是徼亦樞矣府下有縣曰奉節曰巫山曰雲陽曰萬曰達以至於建始名凡十二縱橫無慮千里其間沿革顯晦地勢人物丕績異行風俗食貨與夫古今文字未之或無不志其誰以傳

高皇帝洪武辛酉改州為府到今無方策

可考闕事孰大焉正德己巳

上郎位之四年也臨川吳君顯之起進士  
冬官郎中出領夔牧視篆餘槩厥心  
已顧賊病兩川戎馬騷屑弗暇越壬  
申見素公殲賊殆盡而民汔小康若  
乃移札十一縣俾次訪所當書者以  
呈既得之遂聘文士彙次成志將鐫  
梓屬予序焉嗚呼夔其有光也夫先

是過夔者或問志有無曰無殆藐夔  
爲陋邦矣繼今開是志而知吳君此  
舉衆弛畢張雲布星列外燁而中動  
應歛襟而曰有是哉夔也可忽諸况  
形勝交會神庠氣盪而偉人迭出焉  
其志固不止此人稱吳君興學慎罰  
節財重藝典而膏澤乎民者良厚斯  
足徵矣嗚呼夔其有光也夫故序

正德八年癸酉秋七月望日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修

國史充

經筵官內江劉瑞序

夔州府志後序

三

